

March 2013

## On the Compilation Objectives of Xiao Tong's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i Zhao's "On Gaming"

Xun Y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g, Xun. 2013. "On the Compilation Objectives of Xiao Tong's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i Zhao's "On Gaming"."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2): pp.85-9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2/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从《博弈论》看《文选》编选宗旨的复杂性

杨 焄

**摘要:** 韦昭的《博弈论》并未受到萧统以前文学评论界太多的关注,且其论旨与当时由梁武帝萧衍倡导并推动的弈风鼎盛的社会风尚格格不入。萧统选入此文,一方面是由于此文符合其个人的志趣爱好,想借此宣示其对弈棋的否定意见;另一方面则想以此整饬训诫某些臣僚的不当行为,同时也包含着委婉劝谏其父萧衍的意味。由此可见,对于《文选》的编选宗旨的考察,应当更多地关注个别作家、作品得以入选的原委。只有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探究,才能将其选录旨趣的复杂性尽可能地展现出来。

**关键词:** 萧统 《文选》 韦昭 《博弈论》 编选宗旨

**作者简介:** 杨焄,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电子邮箱:xyang@zhwx.ecnu.edu.cn

**Title:** On the Compilation Objectives of Xiao Tong's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i Zhao's "On Gaming"

**Abstract:** Wei Zhao's (204–273) "On Gaming" had not drawn much attention before the Kingdom of Liang (502–557), probably because its tenets were at odds with the social mores promoted by Emperor Wu of Liang. Wei's text was included into the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it appealed to Xiao Tong's personal taste as he wanted to express his distain toward gaming and on the other hand Xiao Tong hoped to convey a warning to some officials and to caution and dissuade his own father. This paper tries to demonstrate through the above mentioned example that specific reasons should be discerned when investigating the compilation objectives of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Only by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pecificities can researchers make sound arguments about Xiao Tong's complicated compilation objectives.

**Key words:** Xiao Tong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Wei Zhao "On Gaming" compilation objectives

**Author:** Yang Xun,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xyang@zhwx.ecnu.edu.cn

对于《文选》编选宗旨的考察一直是《文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以往的研究或失之于狭,即大多只注重从文学这个单一的角度去进行探究,却忽视了在《文选》编纂过程中极为丰富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或失之于泛,即往往试图就《文选》整体来概括其选录旨趣,而忽视个别作家及篇目得以入选的特殊性。对于了解萧统编选《文选》的目的而言,文学方面的因素固然是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但这也仅仅只是必要条件,并非充足条件;同样的,如果只注重整体概括而忽视个案分析,对于深入考察《文选》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总集也是无甚裨益的。本文拟以韦昭《博弈论》

为例,通过对其入选原委的推断和分析,试对《文选》编选旨趣的复杂状况进行一番剖析。

—

《文选》收录了三国东吴时期韦昭的《博弈论》,作者在文中对于“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翫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的风气大肆抨击,竭力劝导“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萧统 李善 2284–85)。全文言简意赅,词锋犀利,故深得近

人黄季刚之叹赏,谓其“篇首纯从惜阴勤事立论,笔意畅满,有高屋建瓴之势”(骆鸿凯 286)。只是韦氏毕生主要贡献在于史学领域,《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韦氏因事系狱,<sup>①</sup>华覈上疏乞赦,就将其与有“良史之才”的司马迁相较,称“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并将其所撰《吴书》与班固《汉书》相提并论,谓“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陈寿 裴松之 1463-64)。时人周昭在其《新论》中则对韦昭、华覈等作过如下一番比较评量:

韦曜笃学好古,博观群籍,有记述之才。……华覈诗赋之才,有过于曜,典故不及也。(严可均 1437)

认为韦氏虽然博学好古,擅长典章诏令之文,但文学诗赋方面的才能却较华覈稍逊一筹。据《三国志·吴书·薛莹传》所载华覈上疏云:“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陈寿 裴松之 1256)。可知周与韦、华等曾经共事,对各人才能所长及高下的品评应该是有依据的。此番评论后来又被陈寿略作剪裁,作为韦、华诸人传记后所附的史家评语,<sup>②</sup>也足证其立论之公允。惟其如此,更能说明韦氏在魏晋时期主要是以史才见称,擅长的是诏策之类应用性文章,并未曾凭借诗赋之才而享有盛誉。他的这篇《博弈论》也并未受到萧梁以前人太多的关注,晋宋以降的文学评论对此均未予置评。陈寿《三国志》虽然全篇收录该文,但并未作任何评论。陈氏撰史本以简约为宗旨,对所载相关文章多予删略。<sup>③</sup>陈氏之所以关注《博弈论》,绝不会是因其文辞之美,而应是着眼于其在当时所起到的实际政治效用。又许嵩《建康实录》记韦昭著论时曾谓此文“言词清妙,当世重之”(75),但许氏乃中唐时人,所论应当已经受到《文选》流播以后的影响,并不能据以证明此文在萧统之前就已经受到批评家的重视。因此,萧统在标榜“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萧统 李善 2)之际突然对这位素来不以文才著称的作者青睐有加,选入这篇并未受到以往文学评论家重视的文章,就难免让人颇感意外了。

更有甚者,若将《博弈论》置于梁代弈风兴盛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整篇文章的论调

与当时的整个时代风气显得尤为格格不入,<sup>④</sup>不由得让人对萧统此举陡生疑惑。而据《三国志·吴书·韦曜传》云:“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也。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掾,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时蔡颖亦在东宫,性好博弈,太子和以为无益,令曜论之”(陈寿 裴松之 1460)。可知韦昭当日撰写《博弈论》完全是出于吴太子孙和的授意,文中的主旨就代表了吴太子的意见。而萧统的身份恰与孙和一样同为太子,这就更加容易让人对萧统将此篇选入《文选》的动机产生进一步的联想。

南朝历代帝王贵胄对于弈棋都颇有偏好,如宋武帝刘裕曾与“善弈棋”的羊玄保“赌郡戏”,玄保胜后,“以补宣城太守”(沈约 1535);宋明帝刘彧曾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刘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王谌、沈勃、庾珪之、王抗四人为“小中正”,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萧子显 616-17);齐武帝萧赜虽棋艺甚拙,却乐此不疲,“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萧子显 916),并于永明年间敕王抗品棋。<sup>⑤</sup>及至梁代,其风更炽,主要原因即由于梁武帝萧衍的大力倡导。据《梁书》记载,萧衍“六艺备闲,棋登逸品”(姚思廉,《梁书》96),较诸前代帝王,棋艺更为精湛,因而对此也就更为痴迷。他甚至身体力行,撰写过不少与弈棋相关的论著,仅《隋书·经籍志》所载,就有《围棋赋》一卷、《围棋品》一卷、《棋法》一卷等。《围棋赋》现仅存片段,可其中提到“君子以之游神,先达以之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严可均 2951),已极尽赞美之能事。《围棋品》一书已佚,但沈约有《棋品序》一文,从内容推断,应当就是为萧衍之书所撰。沈氏在文中感叹道:“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严可均 3123)。这些对于弈棋的颂扬,自然是为了迎合萧衍,不妨视为萧衍心声的间接表露。沈约在文中还提及:“圣上听朝之馀,因日之暇,迴景纾情,降临小道,以为凝神之性难限,入玄之致不穷。”(严可均 3124)表现萧衍对此道之热衷,也属于旁观者的如实记录。正因为萧衍自身棋艺高超,故对当时善弈之人多予赏爱提拔,在史书中屡有记载:

(王)瞻幼时轻薄,好逸游,为閭里

所患。及长，颇折节有士操，涉猎书记，于棋射尤善。[……]颇嗜酒，每饮或竟日，而精神益朗贍，不废簿领。高祖每称贍有三术，射、棋、酒也。（姚思廉，《梁书》317-18）

高祖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唯（陈）庆之不寐，闻呼即至，甚见亲赏。（姚思廉，《梁书》459）

（到）溉素谨厚，特被高祖赏接，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戏与赌之，并《礼记》一部，溉并输焉，未进，高祖谓朱异曰：“卿谓到溉所输可以送未？”溉敛板对曰<sup>⑥</sup>：“臣既事君，安敢失礼。”高祖大笑。其见亲爱如此。（姚思廉，《梁书》568）

（陆）云公善弈棋，常夜侍御坐，武冠触烛火，高祖笑谓曰：“烛烧卿貂。”高祖将用云公为侍中，故以此言戏之也。（姚思廉，《梁书》724）

（陆）琼时年八岁，于客前覆局，由是京师号曰神童。（朱）异言之武帝，有敕召见，琼风神警亮，进退详审，帝甚异之。（姚思廉，《陈书》396）

王贍诸人年辈不一，职分各异，却都因为擅长弈棋而受到萧衍的欣赏和宠信，这些情况无疑会对当时弈棋的兴盛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萧衍甚至一再命令手下文士校定棋谱、棋品，对当时弈者的棋力高下予以考校评定：

（柳）恽善弈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姚思廉，《梁书》332）

梁武帝好弈棋，使（柳）恽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李延寿 989）

大同末，（陆）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姚思廉，《陈书》396）

《隋书·经籍志》载录有柳恽《天监棋品》一卷、陆云公《棋品序》一卷，即当时制定棋谱棋品、品等优劣高下的部分成果。一方面有梁武帝萧衍的奖掖重视，另一方面有相应的竞争机制予以鼓励 and 刺激，当时士人势必倾其精力心血于此。浸润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中，潜移默化之间自然会受到

影响，想要置身其外恐怕是很难的。成书于梁代的锺嵘《诗品》在评论诗艺高低时就曾以博弈来作类比，认为“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锺嵘 曹旭 79），就是受到世风影响的绝佳例证。早年出仕萧梁的颜之推在晚年所撰的《颜氏家训》中对世情物态多有非议，在论及博弈时也曾提到韦昭此文：“但以学者不可常精，有时疲倦，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吴太子以为无益，命韦昭论之；王肃、葛洪、陶侃之徒，不许目观手执，此并勤笃之志也。能尔为佳。[……]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愤，废丧实多，不可常也”（颜之推 王利器 527-28）。虽然对世人沉迷于弈棋仍持批评态度，但并未全盘否定，而是颇有恕词，态度颇为折中，同样不能排除受到时尚影响的可能。

梁武帝对于弈棋如此热衷痴迷，作为太子的萧统耳濡目染，较旁人而言显然更容易受到直接的影响。据《南史》记载：“中大通三年，（晋安王萧纲）被征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弈，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李延寿 229）。从文意推断，萧统的棋力似乎并不算高，<sup>⑦</sup>但能够与人对弈则毫无疑问。萧统最为信任的刘孝绰曾述及他召集过诸多文士，“七言致拟，见诸文学；博弈兴咏，并命从游”（萧统 俞绍初 245），可知其间亦不乏善弈之辈，而且弈棋也和咏诗一样，是萧统与文士聚会时的主要活动之一。刘孝绰有一首《赋得照棋烛诗刻五分成》云：“南皮弦吹罢，终弈且留宾。日下房栊闇，华烛命佳人。侧光全照局，回花半隐身。不辞纤手倦，羞令夜向晨”（逯钦立 1804）。表现的就是当日豪门贵族，甚或就是在东宫之内深夜秉烛弈棋的情形。萧统第三子萧誉有《围棋赋》，虽然仅存片段，但从其中所述下棋时“或无厌而反失，或先赢而后济”（严可均 3359）的情形来看，对于弈理是颇为谙熟的。《周书》本传称其幼年时“特为梁武帝所嘉赏”（令狐德棻等 835），可以想见这和家族风习及环境熏染也是密不可分的。

以上所述，均足以说明有梁一代弈风鼎盛，其间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正是梁武帝萧衍，而作为太子的萧统及其僚属、子嗣等也均沾染风习，并未能置身局外。正因如此，萧统在《文选》中突然选入韦昭《博弈论》这样一篇与时风世好针锋相对，而且言辞犀利的文章，无疑会令当时的读者

(其中当然包括其父梁武帝萧衍)感到惊诧,甚至会激起他们的愤慨。要知道萧统编选《文选》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其个人观赏诵读的需要,更希冀此书能为他人浏览、揣摩文章提供事半功倍、免除劳倦的帮助。因而,对于读者在翻阅此书时所产生的种种感受,他应该是完全能有所预料的,甚至还会热切期待着读者在披览之后给予的种种反馈。尤其是其父萧衍,既然如此热衷于弈棋,且又爱好文学,编纂过诗文总集,则其对于前人所撰与弈棋相关的诗文著述无疑会格外留意。《博弈论》之曾被萧衍关注,并终因其论旨有悖于萧氏的个人喜好而遭到弃置,自然也是可以想见的。萧统对这些情况应该是有所了解的,既然如此,他还甘冒触怒其父的风险,如此毫无顾忌、郑重其事地选入这篇《博弈论》,其中原委恐怕就值得进一步考索了。

## 二

在分析《文选》选目时,我们时常强调其中的众多作家、作品在当时多有定评,萧统的眼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魏晋以来文学评论界的共识。这固然不能算错,但也毋庸讳言,其中也有一些作家、作品的入选与时论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悖,这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编选者私人的喜好。从某种程度而言,那些不受前人关注却能得到萧统格外垂青的作家、作品才真正代表了《文选》的个性所在,对于了解萧统选录标准的独特之处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既然韦昭《博弈论》得以入选有悖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那么首先应予考虑的无疑就是萧统的个人因素。

有学者指出,在考察《文选》的选录标准时,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是一篇不容忽视的重要文献。<sup>⑥</sup>这封书信中恰好有一段内容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相关。萧统在信中说如下一番话:

吾少好斯文,迄兹无倦。谭经之暇,断务之余,陟龙楼而静拱,掩鹤关而高卧,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萧统 俞绍初 155)

按“饱食终日”一语出自《论语·阳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而《论语》原文在此数语之后紧接着就是“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

已”(程树德 1240)数句,说明孔门儒学对博弈之举原本并未持完全否定拒斥的态度。据《梁书》本传称,“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姚思廉,《梁书》165),对于《论语》此段内容自是熟稔在胸。他在行文之际运用《论语》之典,却又以“游思文林”来代替“博弈”,此举显然是为了要强调在其心目之中,前者较诸后者更为重要。实际上,自汉代开始,《论语》一书就已经成为士子开蒙的基本读物,<sup>⑦</sup>因此当时即便是稍识之无之辈,在读到萧统的这段话之后,也很容易就能领会到萧统在信中所要传达的真实意图。《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的这番话,无疑就是萧统在向其弟萧纲以及其他有机会阅读到此信的人明白无误地宣示他对于弈棋的否定态度。

萧统在其他场合也屡屡表达过对于经籍诗赋的偏好,如《答晋安王书》云:

既责成有寄,居多暇日,敷核坟史,渔猎词林,上下数千年间无人<sup>⑧</sup>,致足乐也。(萧统 俞绍初 74)

而《文选序》里也有一段自述,几乎与之如出一辙:

余监抚餘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滥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萧统 李善 2)

所述内容都与上引《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的那段话极为相似,可以彼此参证,互相发明。三者都提及萧统在处理公务、研读经史之余,用以调节身心的休闲活动主要是广泛阅读历代诗文作品,而非当时人所热衷痴迷的弈棋。虽然如上文所述,弈棋也曾是萧统与门下文士的日常活动之一,但其重要性显然无法与研读文章相提并论,因此《梁书》本传就径称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姚思廉,《梁书》167),便只提文章著述而不及其馀了。而回过头来看《博弈论》,韦昭在其中也曾大发感慨道:“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萧统 李善 2286)。期盼喜好博弈之士能够将精力转移至诗书诵习之上,恰与萧统的平生志趣相投。由此不难推断,萧统之所以对《博弈论》青睐有加,首先便是因为文中所述非常符合其个人的兴趣爱好,在诵读中必定会产生

“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触,因而,即便是在编纂一本面向诸多读者的诗文总集,也忍不住要选入这篇文章。

### 三

上文已经征引过萧统在《文选序》中的那段自述:“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萧统 李善 2)。寻绎文意,很显然,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乃在于“监抚”,即太子所应承担的监国、抚军等职责,编纂《文选》只是在完成这些首要工作之后的“馀闲”之事。尽管从今人的视角来看,萧统主要的贡献就在于编纂了《文选》,但就他本人而言,其当务之急绝非投身于文学创作或文学评论,而是要想方设法尽快培养和提高自已的政治才能,为日后登基继位做好准备,日常的文学活动只能从属于这个主要任务,起到劳逸结合、调节身心的作用,而不能颠倒主次,喧宾夺主。既然如此,在考察《文选》的编选宗旨时,如若忽视相关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仅从文学层面着眼,显然是无法真正体察萧统的内心世界的。

史家称萧统“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皆即就辩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姚思廉,《梁书》167),作为身肩重任、日省万机的储君,其日常生活无疑应当围绕着经国大业来展开。而韦昭在《博弈论》中云:“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圣朝乾乾,务在得人;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百行兼苞,文武并鹭。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诚千载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萧统 李善 2285),明确宣告国家对于各类人才的渴求,殷切期盼他们能够把握机遇建功立业。虽然说的是吴国之事,其实也不啻道出了萧统的心声。而以此理想作为参照来衡量当日萧梁的满朝文武,自然需要对某些臣僚的不当行为予以整饬训诫。虽然他天性仁恕宽厚,未尝直斥旁人过失,但也不妨采取间接的方式来提醒对方改正。

前引《陈书·陆琼传》中提及陆云公于大同

末年受梁武帝之命校定《棋品》,其中以到溉、朱异居首。到溉、朱异等人因为擅长弈棋而受到梁武帝的格外宠信,在无形中也构成了一个政治小团体。《梁书·陆云公传》云:“是时天渊池新制编鱼舟,形阔而短,高祖暇日,常泛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刘之遴、国子祭酒到溉、右卫朱异,云公时年位尚轻,亦预焉”(姚思廉,《梁书》724-25)。又《梁书·到溉传》谓溉“性又不好交游,惟与朱异、刘之遴、张绶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园,门可罗雀,三君每所岁常鸣驺枉道,以相存问,置酒叙生平,极欢而去”(姚思廉,《梁书》569),都说明这批擅长弈棋的朝臣彼此关系密切,相互借重推挹,自然会构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陆云公校定《棋品》之事虽然已经发生在萧统逝世之后,但到、朱两人都与萧统有一定的渊源。到溉曾任太子中庶子,其弟到洽更是萧统极为器重的东宫学士。《梁书》本传称萧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萧]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姚思廉,《梁书》168),足见其耽爱山水之深切。由此不难推想,对于到溉以山池奇石为弈棋时赌注的行径(参见上引《梁书·到溉传》),他肯定是极为反感的。而《博弈论》中也曾提及当时人因为热衷于博弈,“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恰好道出萧统心中所欲言,正可以移来批评到溉的行为。

朱异更是萧衍晚年极为宠幸的权臣,《梁书》本传称其“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任]太子右卫率。[……]自周捨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询详断,填委于前,并属辞落纸,览事下议,从衡敏瞻,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姚思廉,《梁书》537-40)。既然担任过太子右卫率,则萧统与其也有不少的接触,对其为人之谄佞自然会有所了解。而两人性情癖好的差别尤为明显,《梁书·朱异传》云:“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翫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性吝嗇,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列子别房亦不

分贍”(姚思廉,《梁书》540)。又《南史·朱异传》云:“异博解多艺,围棋上品,而贪财冒贍,欺罔视听。以伺候人主意,不肯进贤黜恶。四方餽馈,曾无推拒,故远近莫不忿疾。起宅东陂,穷乎美丽,晚日来下,酣饮其中。每迫曛黄,虑台门将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提城门停留管籥。既而声势所驱,熏灼内外,产与羊侃相埒。好饮食,极滋味声色之娱,子鹅鰕不辍于口,虽朝谒,从车中必赍饴饵。而轻傲朝贤,不避贵戚”(李延寿1516),都提及其日常生活的骄奢淫逸和铺张浪费。而《梁书·昭明太子传》则云:“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改常饌为小食。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有流离道路,密加振赐。又出主衣绵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贫冻。若死亡无可以敛者,为备棺槨。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辄敛容色”(姚思廉,《梁书》168),足见萧统为体恤民瘼而厉行节俭。又萧统在《与何胤书》中称赞对方厌弃奢华,崇尚清雅,“耽精义,味玄理,息器尘,玩泉石,激扬硕学,诱接后进,志与秋天竞高,理与春泉争溢,乐可言乎!乐可言乎!岂与口厌刍豢、耳聆丝竹者之娱,同年语哉!”(萧统 俞绍初212)。这样一种力黜奢靡、沉潜经籍、悠游山水、知音往来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他自己所一直向往的。朱异的所作所为与之两相对照,简直判若天壤。《南史》称“[朱]异之方幸,在朝莫不侧目,虽皇太子亦不能平”(李延寿1518),既然“不能平”,则通过某种方式来对其加以警告训诫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到溉、朱异两人外,另一位因棋艺高超而受到梁武帝宠幸的大臣陈庆之也值得关注。就在萧统主持编选《文选》的这数年之间,梁朝多次发动对北魏的战争,试图藉此收复中原。但在军事方面实在乏善可陈,甚至陷入无将可使的窘境。萧衍虽然明知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姚思廉,《梁书》460),却仍然不得不倚重他。陈庆之在对北魏作战时有冒险之举,在大通元年(527)攻打涡阳时,“庆之欲逆战,韦放以贼之前锋必是轻锐,与战若捷,不足为功,如其不利,沮我军势,兵法所谓以逸待劳,不如勿击”(姚思廉,《梁书》460)。韦放为车骑将军韦睿之子,属将门之后,对于战局的分析亦属实情,但陈庆之仍然固执己见,执意冒进,足见其对行军之道并不熟悉。其后魏北海王元颢率众降梁,梁武帝以之为

魏王,派遣陈庆之领兵护送北还,一时之间攻陷魏地颇多,甚至一度攻陷洛阳。但其获胜的主要原因并非由于陈氏善战,而是北魏当时正陷于内乱,无暇兼顾而已。就在梁朝君臣上下一片欢腾之际,随侍太子东宫并深得萧统礼遇的王规便已冷静地指出局势并不如众人所想象的那般乐观:“孤军无援,深入寇境,威势不接,馈运难继。将是役也,为祸阶矣”(姚思廉,《梁书》582)。随后的事态发展被其不幸言中,次年陈庆之即被尔朱荣击溃。《梁书·陈庆之传》载其事始末颇为详备:“[尔朱]荣乃缚木为筏,济自硖石,与[元]颢战于河桥,颢大败,走至临颖,遇贼被擒,洛阳陷。[陈]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自来追,值嵩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至都,仍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邑一千五百户”(姚思廉,《梁书》463)。当日之狼狽仓皇可想而知。然而事后陈庆之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得到封赏。《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在论及此事时曾感慨道:“陈庆之非尔朱荣敌;是时梁之诸将又皆出庆之下,使相与继进至洛,与元颢互相猜阻,亦必同归于陷没。梁兵之不进,梁之幸也。武帝不务自治而务远略,所以有侯景之祸”(司马光 胡三省4763),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梁朝在军事方面缺乏必要的准备,而武帝又好高骛远、一意孤行,才酿成日后的侯景之乱。试想当日身为太子的萧统获悉此事,又曾听闻手下文士如王规等对战局的剖析议论,又怎会对此漠然置之?《隋书·经籍志》曾将梁武帝萧衍所撰《围棋品》、《棋法》与《梁主兵法》、《梁武帝兵书钞》、《梁武帝兵书要钞》等一同归入子部兵者之类,说明在当时人眼里,弈棋与行军原有共通之处。但纸上谈兵与对敌实战毕竟不可等同。韦昭在《博弈论》里批评说:“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休,宾旅阙而不接。[……]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萧统 李善2284)。已经指出棋艺娴熟并不意味着擅长征战。若拿这番话来评价陈庆之这样精于弈棋却疏于战事之辈,不也恰好是若合符契吗?任命陈庆之率军北征,在其溃败之后又不黜反迁,凡此种种

均出自梁武帝的乾纲独断,作为太子的萧统自然不便直接予以干涉,却不妨借助《博弈论》来宣泄一下心中的愤懑。

#### 四

除了符合个人兴趣爱好以及借机整饬训诫官僚两个因素之外,萧统在《文选》中选录《博弈论》应该也包含着劝谏其父萧衍的意味。在南朝诸帝中,梁武帝在位的时间最久,在处理政务时也可堪称勤勉。史家谓其“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姚思廉,《梁书》97),应该是符合事实的。而从上文所引文献可知,萧衍召集臣下对弈,也往往选择在夜间,群臣时常会“夜侍御座”,“从夕达旦”。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势必使得萧衍的日常起居毫无规律可言,甚至经常会彻夜不眠。

萧统在《昭明太子集序》中表彰过其兄长萧统的诸多德行,居于首位的便是侍奉父母双亲的纯孝之德:“问安寝门之外,视膳东厢之侧,三朝有则,一日弗亏,恭承宸扆,陪赞颜色”(萧统 俞绍初 248)。《梁书》亦称萧统“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姚思廉,《梁书》169)。在等候召见的时候,他无疑经常会亲眼目睹武帝通宵熬夜处理政务乃至与人对弈的情景。唐人魏徵认为萧衍“或经夜不寝,或终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饰智以惊愚”(姚思廉,《梁书》150-51),认为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刻意制造精力充沛过人的假象,以此来震慑愚夫愚妇,对此举自然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而在萧统眼里,萧衍时常这样“经夜不寝”,无疑会对其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文选》的编纂时间大致始于梁普通三年(522)至六年(525)期间,至大通元年(529)未完成。<sup>⑩</sup>此时的梁武帝已经是六旬老翁了。虽然他之后还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在位执政,最终享年至八十六岁,若非遭遇侯景之乱,恐怕年寿还不止于此,但萧统在当时是无法预见及此的。萧统为人素以“仁孝”著称,屡屡目睹父亲通宵达旦地沉溺于弈棋之中,其内心的担忧和焦虑是不难想见的,寻求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表达,甚至不惜付出触怒其父的代价,这也是情有可原之事。

萧衍如此耽于弈棋,是否会对其处理政事直接带来消极的影响?因为文献阙载,尚未发现直接的证据。不过唐人张鷟《朝野佥载》中的一段记载倒是颇值参证:

梁有磕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磕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划地,误断一曲蟠。帝时为蟠,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张鷟 41)

这则轶事旨在宣扬因果果报的观念,就史实而言自然不足凭信。但传闻的形成无疑有其事实基础,倘能剔除其间荒诞不经的成分,也完全能够折射出某些历史的实相。梁武帝晚年荒废朝政,除了崇信佛教之外,与其耽于弈棋,以致宠信朱异等人也有一定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事件中无辜被杀者乃是佛教高僧,而此举居然出自笃信佛法的萧衍之手,这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萧衍对于弈棋的痴迷更甚于佛教,其造成的危害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作为“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且“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姚思廉,《梁书》166)的太子,萧统对此自然不能坐视不理,淡漠处之。

就萧统本人而言,他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是一国之储君,主要的职责在于辅助梁武帝萧衍处理各项政治事务,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其父的不当行为予以规讽劝诫在内。《孝经·谏争章》云:“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李隆基 邢昺 71)。《梁书》称萧统“三岁受《孝经》、《论语》”,“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姚思廉,《梁书》165);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皇太子讲《孝经义》三卷,天监八年皇太子讲《孝经义》一卷”(魏徵等 934),自幼熟习《孝经》并有相关著述的萧统应当不会不以“当不义则争之”来自儆和自勉。而且儒家历来就有微言寄托、主文谲谏的传统,《毛诗序》讲“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萧统 李善 2029),以致于后世可以直接以“三百篇当谏书”(皮锡瑞 周予同 90);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提及



《春秋》一书“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萧统 李善 2035),其着眼点也不外乎此。两序都被选入《文选》之中,萧统对其中所提倡的微讽之道显然是了然于胸、深感认同的,因而在编选《文选》时将韦昭《博弈论》列入其中,由此来委婉地表达对父亲的劝解,也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梁武帝本人也颇重视《孝经》,文献中相关记载颇多,如《梁书·朱异传》载萧衍召见朱异,“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姚思廉,《梁书》538);《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武帝所撰《孝经义疏》十八卷。因此,从萧统的立场出发,他通过选录《博弈论》来劝谏父亲,不仅不是故意触怒对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是其父所允许和鼓励的行为。

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在研究《文选》成书情况的过程中,力倡“新文选学”之说,所论虽尚有商榷讨论的余地,但他提出“不拘泥于历来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参照昭明太子和刘孝绰的文学观、意图;一方面虚心地对每一篇选录作品的内容作具体的分析研究,搞清楚在《文选》中,反映了谁的、什么样的文学观和意图。即:通过探讨《文选》中被选录的作品,归纳出其中内在的编者的思想与意图”(清水凯夫 182),这一研究思路对于进一步深化对《文选》编选宗旨的研究却是极富启发性的。就萧统本人而言,其最重要的社会角色是政治人物,而绝非今人所设定的文学家、评论家。这就决定了其在编选《文选》的过程中,绝不会仅仅从文学角度出发,而必定会受到政治、社会等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在考察相关问题时,必须深具“了解之同情”,方能避免出现本文开始时所提及的或狭或泛的弊端。笔者本着这一宗旨,尝试以韦昭《博弈论》为例,结合具体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加以分析,认为该文主旨虽有悖于梁代时风,但因其中论调符合萧统的兴趣爱好,且可以被借用来说对当时朝臣加以劝诫或警告,对其父梁武帝萧衍进行规劝,因此才最终得以入选。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可以对《文选》编纂旨趣的复杂程度有进一步的了解。

## 注释[Notes]

①“韦曜”即韦昭,《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韦曜传》裴松之注:“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460。又李善注《文选》亦曾节引相关内容。

②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470。

③如《王粲等传》中节录曹丕《与吴质书》,裴松之注据鱼豢《魏略》全录该文,并作按语云:“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609。

④“博弈”本指六博与弈棋两者,本文仅就后者而论,前者姑置不论。

⑤参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811。

⑥按:“溉敛板对曰”,《南史》卷二十五《到溉传》无“溉”,则以下所言为朱异语。联系上文来看,似当从《南史》。

⑦据《南史·简文帝纪》载,萧纲著有《棋品》五卷,棋力应该颇高。

⑧参见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35-36。

⑨参见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载《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193-96;周一良:“《三国志》札记·诵《孝经》”,载《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1-42。

⑩此句文意费解,原文似有讹脱。

⑪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64。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Chen, Shou. *The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Annotated. Pei Songz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Cheng, Shude.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Li, Longji, and Xing Bing. *Exegesis to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9.]

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 Li, Yanshou.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 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 [ Linghu, Defen. *The History of Zhou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1. ]
- 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 Lu, Qinli. ed. *The Poems from the Pre – Qin Period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 骆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 [ Luo, Hongkai. *The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Stud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
-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 Pi, Xirui.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Annotated. Zhou Yut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
- 清水凯夫:“从《文选》编纂看文学观——以‘颂’、‘上书’的选录为中心”,周文海编译《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 [ Shimizu, Yoshio. *Essays on Review of Poetry and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Trans. and Ed. Zhou Wenhai.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 Shen, Yue.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 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 [ Sima, Guang. *Tzu – chih T’ung – chien (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6. ]
- 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 [ Wei, Zheng, et al. *The History of Su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
-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 Xiao, Tong, ed. *Wen Xuan (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 Annotated. Li Shan. Shanghai: Shanghai

- Ancient Books Press, 1986. ]
- 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 [ Xiao, Tong. *The Collection of Xiao Tong*. Annotated. Yu Shaochu.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ress, 2001. ]
-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 [ Xiao, Zixian. *The History of South Q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2. ]
- 许嵩:《建康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 Xu, Song. *Records of Jiankang Reig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87. ]
- 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 [ Yan, Kejun. ed. *Selected Prose from the Pre – Qin Period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
-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 Yan, Zhitui.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of Master Yan*. Annotated. Wang Liq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80. ]
-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 [ Yao, Silian. *The History of Li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
- :《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 – – – : *The History of Chen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 张鷟:《朝野僉载》。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 [ Zhang, Zhuo. *Chaoye Qianzai ( Records of Court and Folk Anecdotes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 鍾嶸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 Zhong, Rong. *Review of Poetry*. Annotated. Cao X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11. ]

(责任编辑:查正贤)